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軍門被逐 設施已畢醫士脫逃

德泉說完了這一套故事，我問道：「協餉銀子未必是現銀，是打匯票的，他如何騙得去？這也奇了！」德泉道：「這一筆聽說是甘肅協餉。甘肅與各省通匯兌的很少，都是匯到了山西或陝西轉匯的，他就在轉匯的地方做些手腳，出點機謀，自然到手了。」子安從旁道：「我在一部甚麼書上看見一條，說嘉、道年間，還有一個冒充了成親王到南京，從將軍、總督以下的錢，都騙到了的呢。」德泉道：「這是從前沒有電報，才被騙過了；若是此刻，只消打個電去一問，馬上就要穿了。」說話時，只見電報局的信差，送來一封電報。我笑道：「說著電報，電報就到了。」德泉填了收條，打發去了。翻出來一看，卻是繼之給我的，說蘇、杭兩處，可托德泉代去；叫我速回揚州一次，再到廣東云云。德泉道：「廣東這個地方，只有你可以去得；要是我們去了，那是同到了外國一般了。」子安道：「近來在上海久了，這裡廣東人多，也常有交易，倒有點聽得懂了；初和廣東人交談，那才不得了呢。」德泉道：「可笑我有一回，到棋盤街一家藥房去買一瓶安眠藥水，跑了進去，那櫃上全是廣東人，說的話都是所問非所答的，我一句也聽不懂。我要買大瓶的，他給了我個小瓶；我要掉，他又不懂，必要做手勢，比給他看，才懂了，換了大瓶的。我正在付價給他，忽然內進裡跑出一個廣東人來，右手把那瓶藥水拿起來，提得高與額齊，拿左手指著瓶，眼睛看著我道：『這瓶藥水，頂刮刮囉！頂刮刮囉！有仿單在此，你拿回去一看，便知明白了。』」聽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來。德泉道：「我當時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也忍不住要笑。他對我說完之後，還對他那伙計囑咐了幾句，雖然聽他不懂，看他那神色，好像說他那伙計不懂官話的意思。我付過了價，拿了藥水要走，他忽然又叫住我道：『俄基，俄基！』你猜他說甚麼？便是我當時也愣住了。他拿起我付給他的洋錢，在櫃上擱了兩擱，是一塊啞板。這才懂了，他要和我說上海話，說這一塊洋錢是啞子，又說得不正，便說成一個『俄基』了。」當下說笑了一會，我不知繼之叫我到廣東，有甚要事，便即夜趁了輪船動身。偏偏第二天到鎮江，已經晚上八點鐘，看著不能過江，我也懶得到街上去，就在躉船上住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過江，趕到城裡，已是十二點多鐘。見了繼之，談起到廣東的事，原來也是經營商業的事情。我不覺笑道：「我本來是個讀書的，雖說是我生來的無意科名，然而困在家裡沒事，總不免要走這條路。無端的跑了出來，遇見大哥，就變了個幕友，這幾年更是變了個商家了。」繼之笑道：「豈但是商家，還是個江湖客人呢。你這回到廣東去，怕要四五個月才得回來，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轉，敘敘家常再去。」我道：「這倒不必，寫個信回去，告訴一聲便了。」當下繼之檢出一本帳目給我。是夜盤桓了一夜。

明日我便收拾行李，別過眾人，仍舊流過江去，趁了下水船，仍到上海，又添置了點應用東西，等有了走廣東的海船，便要動身。看了新聞紙，知道廣利後天開行，便打發人到招商滬局去，寫了一張官船票。到了那天，搬了行李上船。這個船的官艙，是在艙面的，倒也爽快。當天半夜裡開船，及至天亮起來，已經出了吳淞口，走的老遠的了。喜得風平浪靜，沒事便在艙面散步。到了中午時候，只看一個人，擺著一張小小圓桌，在艙面吃酒；和我招呼起來，請問了姓氏，知道他姓李，便是本船買辦。於是大家敘談起來。我偶然問起這上海到廣東，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腳。買辦道：「一主一僕，單是一去，收五十元；寫來回票，收九十元。這還是本局的船；若是外國行家的船，他還情願空著，不准中國人坐呢。」我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買辦道：「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取的。有一回，一個甚麼軍門大人，帶著家眷，坐了大餐房。那回是夏天，那位軍門，光著脊梁，光著腳，坐在客座裡，還要支給著腿，在那裡摳腳丫，外國人看著，已經厭煩的了不得了。大餐間裡本來備著水廁，廁門上有鑰匙，男女可用的，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馬桶；用了，舀了，洗了，就拿回他自己房裡，倒也罷了，偏又嫌他濕，擱在客座裡晾著。洗了裹腳布，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。外國人見了，可大不答應了，把他們攆了出來。船到了上海，船主便到行裡，見了大班，回了這件事。從此外國人家的船，便不准中國人坐大餐房了。你說這不是中國人自取的麼！」我道：「這個本來太不像樣了。然而我們中國人不見得個個如此。」買辦道：「這個合了我們廣東人一句話，『一個小雞不好，帶壞一籠』了。」

正說話時，又有一個廣東人來招呼，自己說是姓何，號理之，是廣東名利客棧招呼客人的伙伴，終年跟著輪船往來，以便招接客人的。便邀我到廣東住到名利棧去。我答應了，托他招呼行李。這船走了三天，到了香港，停泊了一夜；香港此時沒有碼頭，船在海當中下錨。到了晚上，望見香港萬家燈火，一層高似一層，竟成了個燈山，倒也是一個奇景。次日早晨啟輪，到了廣東，用駁船駁到岸上。原來名利棧就開在珠江邊上，後門正對珠江，就在後門登岸。

安息了一天，便出去勾當我的正事，一面寫信寄給繼之。誰知我到了這裡，頭一次到街上去走走，就遇見了一件新聞。我走到一條街，這條街叫做沙基。沙基上有一所極大的房子，房子外面，掛著藥房的招牌，門口圍了不少的人，像是看熱鬧的光景。我再走過去看看，原來那藥房裡在那裡拍賣，所賣的全是藥水。我暗想這件事好奇怪，既然藥房倒了，只有招人盤受，哪裡好拍賣得來；便是那個買的，他不是開藥房，一單一單的藥水買去，做甚麼呢。正在想著，只見他又指著兩箱藍玻璃瓶的來叫拍。我吃了一驚，暗想外國藥房的規矩，藍瓶是盛毒藥的，有幾種還是輕易不肯賣，必要外國醫生開到藥方上才肯賣的，怎麼也胡亂拍賣起來呢。此時我身上還有正事，不便多耽擱，只看了一看便走了。

下午時候，回到名利棧。晚上沒事，廣利船還沒有開行，何理之便到我房裡來談天。他嘴裡有的沒的亂說，一陣說甚麼把韭菜帶到新加坡，要賣一塊洋錢一片菜葉；新鮮荔枝帶到法蘭西，要賣五個法郎一個；又是甚麼播威表，在法蘭西只賣半個法郎一個。他只管亂說，我只管亂聽，也不同他辯論。後來我說起藥房拍賣一節，很以為奇。理之拍手道：「拍賣了麼！可惜我不知道，不然，我倒要去和他記一記帳，看他還撈得回幾個。」我道：「這藥房倒帳的情形，想是你知道了？」理之道：「倒帳的有甚稀奇！這是一個富而不仁的人，遭了個大騙子。這位大富翁姓苟，名叫鸞樓，本來是由賭博起家；後來又運動了官場，包收甚麼捐，盡情剝削。我們廣東人都恨得他了不得。」我道：「他不是廣東人麼？」理之道：「他是直隸滄州人，不過在廣東日子長久，學會說廣東話罷了。他剝削的錢，也不知多少了。忽然一天，他走沙基經過，看見一個外國人，在那裡指揮工匠裝修房子，裝修得很是富麗，不知要開甚麼洋行；托了旁人去打聽，才知道是開藥房的。那外國人並不是外國人，不過扮了西裝罷了，還是中國的遼東人呢。這苟鸞樓聽說他是遼東原籍，總算同是北邊人，可以算得同鄉，便又托人介紹去拜訪他。見面之後，才知道他姓祖，(貳臣傳)上祖大壽之後，單名一個武字。從四五歲的時候，他老子便帶了他到外國去，到了七八歲時，便到外國學堂裡去讀書，另外取了個外國的名字，叫做Jame。後來回到中國，又把他譯成中國北邊口音，叫做勞佛，就把這勞佛兩個字做了號。他外國書讀得差不多了，便到醫學堂裡去學西醫。在外國時，所有往來的中國人都是廣東人，所以他倒說了一口廣東話，把他自己的遼東話，倒反忘記個乾淨了。等在醫學堂畢業出來，不知在哪裡混了兩年，跑到這裡來，要開個藥房。恰好這苟鸞樓是最信用西藥的，兩人見面之下，便談起這件事。

「苟鸞樓問他藥房生意有多少利息。勞佛道：『利息是說不定的，有九分利的，也有一二分利的，然而總是利息厚的居多，通扯起來，可以算個七分利錢。』苟鸞樓道：『照這樣說，做一萬銀子生意，可以賺到七千了。不知要多少本錢？』勞佛道：『本錢哪裡有一定的，外國的大藥房，幾十萬本錢的不足為奇。』苟鸞樓道：『不知你開這個打算多少？』勞佛道：『我只備了五萬資本。』苟鸞樓道：『比方有人肯附點本錢，可能附得進去？』勞佛道：『這有甚麼不可的。』苟鸞樓道：『那麼我打算附十萬銀子如何？』勞佛滿口答應，便道：『如此我便擴張起來。』他兩個因此成了知己。

「不多幾天，苟鸞樓劃了十萬銀子來，又派了一個帳房來。勞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銀子往來的莊折，叫他收存，要支甚麼零用，只管去取。從此鋪裡一切雜用，勞佛便不過問，天天只忙著定貨催貨，鋪裡慢慢的用上十多個伙計。勞佛逐一細問，卻沒有一個懂

得外國話，認得外國字的。荀鸞樓聞得，便又薦了一個懂洋文的來；勞佛考他一考，說是他的工夫不夠用，不要。又道：『不過起頭個把月忙點，關著洋文的事，我一個人來就是了。』荀鸞樓見他習勤耐勞，倒反十分敬重他起來。過得個把月，勞佛對荀鸞樓道：『我的五萬資本，因為擴充生意起見，已經一齊拿去定了貨了。尊款十萬，我托個朋友拿到匯豐存了。我本要存逐日往來的，誰知他拿去給我存了六個月期，真是誤事！昨日頭批定貨到了，要三萬銀子起貨，只得請你暫時挪一挪，好早點起了出來，早點開張。』荀鸞樓滿口答應，登時劃了過來。到了明天，果然有人送來無數箱子，方的、長的，大小不等。勞佛督率各小伙計開箱，開了出來，都是各種的藥水，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，登時滿坑滿谷起來。後來陸續再送來的，竟來不及開了，開了也沒有架子放了，只得都堆到後頭棧房裡去，足足堆了一屋子。荀鸞樓也來看熱鬧，又一一問訊，這是甚麼，那是甚麼，勞佛也一一告訴了。

「正在忙亂之際，忽然一個電局信差送來一封洋文電報，勞佛看了失驚道：『怎麼就死了！唉！這便怎麼處！』荀鸞樓忙問死了甚麼人。勞佛把電報遞給他，他看了，是一字不認得的。勞佛便告訴他道：『香港大藥房裡一個總理配藥的醫生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將來我這裡有多少事，還靠他幫忙呢，誰知他今天死了。他的遺囑，他死後，叫我去暫時代理他的職業。在交情上，又不得不去；這一去，最少也要三個月，那外國派來的人才得到，這裡又有事，怎樣呢？』荀鸞樓也愣住了。

「勞佛想了一想道：『這樣罷，我到香港去找一個配藥的人，到這裡代了我罷。』帳房道：『這裡沒有人懂話，怎樣辦呢？』勞佛道：『這個不要緊，我找一個懂中國話的來。十分找不著，我叫他帶一個西崽來；你們要和他說話，只對西崽說就是。好在只有三個月，我就來的。』荀鸞樓問他香港那大藥房是甚麼招牌，勞佛嘖嘖咕咕說了個外國名字道：『中國名字叫甚麼，我也記不大清楚了，等到了那裡，寫信來通知，以便通信罷。我今天要坐晚輪船去了。』說罷，取出許多外國字紙來，交代給帳房，一一指點：這一迭是燕威士，這個貨差不多就要到的了；這一迭是定單，這裡面那幾張是電定的，那幾張是信定的；洋行裡倘有燕威士送來，便好好收下，打還他回單圖書。又拿出一扣折子來，十分慎重的交代道：『這就是我那誤事朋友，代存匯豐的十萬銀子的存摺，是……哪一天存的，扣到……哪一天，便到了六個月期，你便去換上一個逐日往來的折子，以便隨時應用。』荀鸞樓拿起折子一看道：『怎麼我存匯豐的存摺，不是這個樣子？』勞佛道：『匯豐存摺本來有兩種：一種用給中國人的，一種用給外國人的。我這個是托一個外國朋友去存的，所以和用給中國人的兩樣了。』勞佛交代清楚，也不帶甚麼行李，只提了一個大皮包，便匆匆上晚輪船到香港去了。

「這裡一等五六天，杳無音信，看見貨物堆滿了一舖子，不便久擱，只得先行開張。誰知開張之後，凡來買藥水的，無有一個不來退換。退換去後，又回來要退還銀子。原來那瓶子裡，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；除了兩箱林文煙花露水，和兩箱洋胰子是真的，其餘沒有一瓶不是清水。帳房大驚，連忙通知荀鸞樓，叫他帶了懂洋文的人來，查看各種定單燕威士，誰知都是假造出來的。忙看那十萬銀子存摺時，哪裡是甚麼匯豐存摺，是一個外國人用的日記簿子。這才知道遇了騙子，忙亂起來，派人到香港尋他，他已經不知跑到那裡去了。再查那棧房裡的貨箱，連瓶也沒有在裡面，一箱箱的全是磚頭瓦石，所以要拍賣了這些瓶，好退還人家房子啊。」

「我道：『這個甚麼勞佛，難道知道姓荀要來兜搭他，故意設這圈套的麼？』」理之道：『這倒不見得。他是學醫生出身，有意是要開個藥房，自己順便掛個招牌行道，也是極平常的事。等到無端碰了這麼個冤大頭，一口便肯拿出十萬，他便樂得如此設施了。像這樣剝削來的錢，叫他這樣失去，還不知多少人拍手稱快呢。』

正是：悖入自應還悖出，且留快語快人心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